# 心史熔铸 烟火同参

## ——成锡锋词作综论

□ 甄青

**第四章 定位与评价:当代词坛的独特存在**

将成锡锋词作置于新世纪以来古体诗词创作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独特价值与历史定位。

**第一节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三重困境**

新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创作,虽然在数量上空前繁荣,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古与今"的矛盾。大量创作者过于泥古,作品虽合乎格律、词藻典雅,却缺乏现代意识与时代气息,成为"古人克隆";另一极端则是过于趋今,虽写现代生活,却缺乏诗词韵味,成为"打油诗"或"口号诗"。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现现代生活、传达现代情感,成为创作者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第二重困境是"雅与俗"的张力。传统诗词向来以雅正为尚,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在保持诗词雅正品格的同时,吸收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生活,实现"雅"与"俗"的有机融合,是另一难题。

第三重困境是"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传统诗词长于个人抒情,但现代社会问题复杂、时代变化剧烈,如何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结合,使个体抒情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内涵,也是当代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节 成锡锋词作的突破与贡献**

在上述三重困境面前,成锡锋词作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解决方案。

在"古与今"的关系上,成锡锋实现了传统词体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他娴熟运用传统词学的语言技巧和审美范式,但所写内容全是现代人的生活体验——从乘飞机、坐高铁,到立法论证、执行难问题,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到华为事件、新冠疫情防控。这些现代题材在成锡锋笔下,既保持了传统词体的韵味,又准确传达了现代人的感受。如《踏莎行·赴珠海机上口占》以"鲲鹏""大罗天"等传统意象写现代飞行,古今融合,自然天成;《沁园春·智启新元》以古典词牌写人工智能,在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雅与俗"的张力上,成锡锋实现了典雅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平衡。他既讲究炼字、对仗、用典,保持词的雅正品格,又大胆引入口语、俗语、方言,使词贴近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一系列厨事题材作品,将最平凡的厨房劳作写得诗意盎然,实现了"俗事"的"雅化"。如《鹧鸪天·凉粉》中的"冰凝雪魄惊稀见",以极雅之语写极俗之物,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在"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上,成锡锋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他的词作既是个人心灵的记录——从宦海沉浮到家庭生活,从青春回望到花甲感悟;又是时代风云的折射——从两会手记到立法论证,从新冠疫情防控到社会问题关注。如《鹧鸪天·吊寿终正寝者兼悼赍志而没者》,既是对亡者的哀悼,又蕴含着对时代与个人关系的深刻反思;《鹧鸪天·献血未果》既是个人经历的记录,又体现了公民责任意识。

**第三节 与同时代词人的比较**

将成锡锋置于当代词坛的坐标系中,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独特贡献。

与刘征、杨金亭等老一辈词人相比,成锡锋的词作少了一些政治激情,多了一些个人感悟;少了一些宏大叙事,多了一些日常生活。刘征、杨金亭等词人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烙印,而成锡锋的词作则更注重个人心灵的开掘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映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

与星汉、周啸天等学院派词人相比,成锡锋的词作少了一些书卷气,多了一些烟火味;少了一些技巧性,多了一些真性情。星汉的词以学问为词,周啸天的词以才情见长,而成锡锋的词则以生活为基,以真情为本,不炫技,不卖弄,平实中见深意。

与网络诗词群体相比,成锡锋的词作既保持了传统词学的规范性,又避免了某些网络诗词的随意性。网络诗词创作虽活跃,但良莠不齐,部分作品过于追求新奇而失之粗率。成锡锋的词作则始终保持着传统文人的雅正品格,即使写最日常的厨事,也不失词的韵味。

**第四节 成就与局限**

成锡锋词作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题材开拓的广度。从宦海感怀到校园情谊,从山水行旅到日常生活,从咏物言志到时政关怀,几乎涵盖了现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厨事系列作品,将最平凡的日常劳作纳入词的领域,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

其二,主题开掘的深度。通过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张力、日常生活的诗意升华、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交织,成锡锋的词作构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复杂而真实的精神世界,具有心灵史的价值。

其三,艺术探索的成就。在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典雅与通俗的融合,在意象系统上实现了传统意象的活化与新意象的创造,在意境营造上实现了雄浑与淡远的交响,在词体运用上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为传统词体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其四,精神价值的彰显。在价值多元、信仰迷茫的当代社会,成锡锋的词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既有经世济民的担当,又有超然物外的旷达;既有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又有对理想的执着坚守;既有对个人命运的体认,又有对家国天下的关怀。这种精神品格,在当代词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成锡锋的词作也存在某些可商榷之处。个别作品略显直白,意蕴不够深厚;有些咏物词未能完全摆脱前人窠臼,创新性稍弱;一些时政题材的作品,议论稍多而形象稍欠。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其整体成就。

**结语:心史与烟火同参的境界**

纵观成锡锋的220首词作,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份始终如一的真诚。无论写庙堂之高,还是写江湖之远;无论写经世之志,还是写厨间之乐;无论写豪情万丈,还是写低回婉转,无不发自肺腑,出于本心。这种真诚,使他的词作超越了技巧层面的优劣,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更可贵的是,在真诚的基础上,成锡锋将个体生命的体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启示。他的宦海感怀,让读者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坚守理想的艰难与执着;他的厨间劳作,让读者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尊严;他的山水行旅,让读者感受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与超脱;他的咏物言志,让读者体悟物我交融的生命境界。所有这些,最终汇聚成一种"心史"与"烟火"同参的人生境界——既保持心灵的高远追求,又不离人间的烟火气息;既有对永恒的追问,又有对当下的珍视。

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面临诸多困境的背景下,成锡锋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传统词体完全可以有效表达现代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真正扎根于自己的生活,能否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成锡锋以五年的创作实绩证明,只要心有所感,情有所动,厨间的锅碗瓢盆可以如庙堂的钟鼎彝器一样入词;日常的柴米油盐可以与家国天下的事一样入韵。这种将"心史"与"烟火"熔于一炉的境界,正是成锡锋词作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最大贡献。

"酸甜苦辣皆尝遍,策马犹驱万里途。"(《鹧鸪天·2026年元旦》)这既是成锡锋的人生自况,也是其词学追求的真实写照。在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依然保持着策马前行的豪情,这种精神品格,使其词作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感染力。我们期待成锡锋继续以词笔记录心史,以诗眼发现烟火,为当代词坛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文旅园地

# 铜钹惊雷

□ 梁大智

村头老槐树下,陈老根蹲在磨盘上,指尖摩挲着祖传铜钹。那钹铜质精纯,边缘被岁月磨得莹润,云纹里嵌着铜绿,是几代人祈雨时以汗水养出的魂。他指腹粗糙如老树皮,掌心一道深褐疤痕,那是民国九年为接高空坠落的钹,被钹边划破的印记——每道纹路,都刻着岳村鎯子的传奇。

"爹,村长又来问,祈雨还办不办?"十九岁的陈念安攥着枯玉米秆奔来,汗珠砸进滚烫黄土,转瞬无踪。他眉眼带韧劲,眸底却满是焦灼:村里已旱三月,庄稼尽枯,井水将竭,几户人正收拾行囊准备逃难。更棘手的是,能敲鎯子的只剩老根与三位耄耋老人,年轻人嫌苦嫌土,无人愿学这"老古董"。

老根缓缓抬眼,皱纹如黄土坡沟壑纵横,目光却深潭般沉静,唯有看向铜钹时,才漾起温柔。"办,咋能不办?"他声音沙哑如砂纸磨木,字字铿锵,"岳村鎯子,生来跟天对话。光绪丁戊奇荒,比今时更旱,你曾祖父带族人敲了三天三夜鎯子,手起血泡、声嘶力竭,终得甘霖,救活全村。"

念安抿裂的嘴角渗出血丝,话到嘴边又咽下。他懂爹的倔,鎯子在爹心里,比命重、比金贵。可少年被逼学钹的苦楚仍在记忆里翻涌:六岁握钹手肿成发面馒头,哭着要放弃;爹执鞭指祖祠牌位,怒声告诫:"这是陈家的根,岳村的魂,绝不能断!"

老根似看穿他的纠结,将铜钹轻递过去,动作轻得怕碰碎珍宝。"你试试,敲那声'风响',把风的回响、咱岳村人的盼雨心思,都敲出去。"

念安接钹,铜腥味混着岁月气息扑面而来,躁动的心竟安稳了。他稳握钹柄,手腕轻扬——"铮铮铮",清响绵长,如吕梁山谷的风缓缓掠过,掠过枯木、干涸河床,在死寂的村子里回荡。继而节奏加快,声音骤急,似狂风卷沙,拍打着焦灼的心房。

老根颔首,眸底掠过赞许:"差了点韧劲,少了跟天较劲的底气。咱岳村的风是烈风,能掀屋顶也能送甘霖;咱岳村人是硬骨头,再难也不认输。你要把自己当成烈风,把鎯子声当成烈风的魂,天才能听见。"

念安停手,手心汗湿钹柄。他望着爹眼角的皱纹、掌心的疤痕,忆起八岁时在祖祠练抛钹:身形瘦小,抛钹歪扭,砸得肩颈青紫,爹只冷喝"再来"。从一米高到五六米高,从手忙脚乱到精准接住,十岁时双钹同时脱手、转三圈稳落的那一刻,爹难得笑了,拍着他的肩膀哽咽:"好小子,以后岳村的鎯子,就靠你了。"

那时不懂这话的重,直到去年邻村抗洪,爹带他冒雨敲鎯子。惊雷般的鼓声与钹声穿透雨幕,本已绝望的白发老人猛地睁眼起身,大喊"我们能挺过去"。那一刻,念安才懂,鎯子不仅仅是乐器,它是团结的号角,是希望的象征,是岳村人骨子里的韧劲。

"三天后,龙王庙前祈雨。"老根沙哑的声音拉回他的思绪,眸色坚定,"你去叫狗蛋、石头几个半大的小子,我教敲鼓,你教击钹。就算天不下雨、人都走光,咱也得把这手艺传下去,不能断了香火。"

念安重重点头,眸底迷茫散尽,只剩坚定。"爹,我这就去,一定教会他们,让鎯子声代代响下去。"

三日苦练,岳村上空回荡着铿锵鎯子声。龙王庙前,巨大的雷公鼓静静摆放,鼓皮上的裂纹藏着岁月故事。老根握枣木鼓槌,挥槌如雷,鼓声或沉如闷云压顶,或烈如惊雷炸响,每一下都倾注着全村期盼。念安围着少年们示范,耐心讲解:"擦击要腕轻匀,抛击要臂直稳,闷击要余音尽消。"

起初,孩子们笨拙不堪,钹声刺耳,抛钹砸地。柱子嫌难摔钹欲弃,念安捡起钹温言劝:"我小时候练了好几年才成,这不是敲钹,是守咱岳村的魂。"狗蛋力气小,抛钹总砸脚,蹲在地上掉泪,念安递过自己儿时的小钹,手把手教他。

当狗蛋终于接住抛起的铜钹,兴奋大叫时,老根欣慰地抚头:"好小子,有志气!"掌声、笑声、钹声交织,驱散了干旱的阴霾,村民们心中的希望重燃。

祈雨当日,天未亮,龙王庙前已聚满村民。众人着干净粗布衣裳,捧干瘪馒头、干红枣、米酒等简陋供品,神情虔诚。老根身着深蓝旧长衫,梳整头发,燃香烛、躬身祈福,声音沙哑却坚定:"龙王在上,晋中大旱,百姓苦厄,恳请大发慈悲,普降甘霖。弟子定当修庙塑身,让鎯子声世代相传,永记恩情。"

"咚!"老根鼓槌落下,惊雷般的鼓声炸开。念安与少年们应声而起,铙声如狂风呼啸,钹声似闪电划破长空,雷公鼓震彻天地,鎯子声如雨点轻落,交织成一曲悲壮的祈歌。

老根挥槌愈猛,汗水混着虔诚淌在鼓面;念安双钹抛至五六米高空,转三圈稳稳接住,节奏骤急,如电闪雷鸣。少年们拼尽全力,钹声虽稚嫩却坚定,每一下都敲着岳村人的期盼。

忽然,几片乌云如墨汁漫卷,遮了烈日,空气骤凉,带着湿润气息。"乌云!龙王显灵了!"人群瞬间沸腾,欢呼声响彻云霄。

老根与念安演奏更烈,鼓声钹声穿透云层。忽一道闪电划破乌云,惊雷炸响,豆大雨点倾盆而下。村民们张开双臂,任雨水滋润脸庞,欢呼雀跃;孩子们在雨中奔跑,钹声与雨声交织;老人们合十垂泪:"感谢鎯子!多亏有老祖宗传下来的鎯子!"

老根停槌,仰头淋雨,脸上是释然与满足。他看向念安与少年们,眸底满是赞许——岳村的鎯子有传人了。

念安放下铜钹,望着漫天雨幕,终于读懂爹的话:鎯子声,是岳村人跟天对话的语言,是刻在骨血里的坚守,是生生不息的希望。雨越下越大,如天河决堤,滋润着干涸的黄土坡,鎯子声、欢呼声、风雨声,在天地间回荡,成了岳村最动人的生命乐章。

# 山村寻景

□ 常捍江

读中外名著,读得心头沉重:我的作品为何不能如是!几十年间,这些著作读过多次,每次读,都会有同样的责问。责问到烦闷,责问到心弦像狗背鬃毛般竖起。顶级尊崇《红楼梦》《静静的顿河》《赫索格》《百年孤独》——丢开书本,寻找一份适合我放松心境的僧侣式宁静,回到老家小山村。酣睡一晚,第二天早早起床,踏上小山村外,一条蜿蜒曲折通向山外的小路。小路用水泥硬化过路面,街道同样硬化过,新鲜,整洁,街中心小广场,还设置众多健身器材。村前,村后,以及村街里,都安装了太阳能柱体式路灯。太阳尚未出山,先托起一抹鱼肚白,鱼肚白畔,一溜密匝匝松树林,松树林梢头,一痕淡淡霞色。鱼肚白和霞色,携手溶解夜色,溶解成一汪暗红色纱帐。山梁,沟壑,和那一溜密匝匝松树林,包括松树林前沟壑,山崖,都被罩在半透明的暗红色纱帐里。纱帐联合柔柔凉风,把我的身影薄薄,淡淡,丢在水泥路面上,像一只忠诚的小狗,悄悄伴我行进。新农村建设,小山村气象,大超过往,心底泛起快乐和赞赏,恰可纾解我心头那份沉重。

几十年前,我怀揣文学写作的重大信念,不顾父母反对,经这条小路,走出小山村,在父母不愿我落脚的地方落脚。父亲每每责备我:整天正经事不做,只顾好高骛远。是一个有风的日子,父亲赶着一头毛驴走在前面,我扛着镢头,铁锹,紧随其后。驴背上驮一驮子臊腥味浓郁的羊粪。风好像理解我的心意,想要拦停父亲和毛驴的脚步,在毛驴面前,在父亲面前胡搅蛮缠,一时绕身旋转,一时伏地缠脚,一时高高扬起旋转,摇摆。无论旋转,还是伏地,或高扬,羊粪的微小尘粒总是间或扑在我脸上,簌簌簌的细响声里,挟带了过多硌牙的咸涩。父亲双手套在一双白色手套里,多次举在脸前遮挡"簌簌"的细响。父亲双手在抗日战争年代受过重创,不戴手套劳作,手掌上疤痕表皮易开裂,一条一条以公分计,以寸寸计的血口,严重影响下一日劳作。

毛驴沉思默想走得很慢,我也沉思默想走得很慢,就是在这条小路上,也就是这种沉思默想,曾先后触发我写两个短作品的心思,写出一篇《小村小街》,在《人民文学》月刊那年秋季的某一期刊出。另一个叫《饭碗》,《山西文学》月刊那年夏末的某一期刊出。 关键的问题是,刊出只是我想要的第一步,重要的是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抑或,只是我不明样貌的一份期待?

那时候,狭窄的山村小路坑洼不平,遍布大小不等的乱石,土块,和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枯死的树枝。像做工粗糙、粗细不均匀的一条绳子,牵着毛驴也牵着我,当然也牵着我的父亲。父亲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毫无疑问,毛驴是想要吃草,喝水,最好能吃到半锅黑豆玉米粥。每年春秋,送羊粪送得频繁,或驮秋收驮到戴月,父亲都会给毛驴煮黑豆玉米粥。

一只翡翠色小鸟,像我一样早醒,在我身前身后蹿跳,飞翔,像在觅食,又像在逗我玩耍。抑或是急切想要进入我记忆深处,期待某日,可成为我某一个作品里一个水灵滑润且美丽无比的影子。其实,对于我,或对于我的同龄人,甚至对于我的晚辈们,山村小路,绝不能仅仅成为一条绳子,更应是一座桥,或一挂梯子。桥,或梯子这一端,是老旧的土坯房或土窑洞;另一端,应是一座可为矢志者提供借以修文习武施展技艺的更广阔场地的城市,比如县城,省城,甚至京沪深。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的下一辈人,想要从老旧的土窑洞走向广阔天地,都必须跨过我曾跨过的这座桥,或攀登上去我曾攀爬过的这挂梯子。当然,对于父亲,山村小路,就是一条绳子,绳子这一端,牵着一孔近百年土窑洞;另一端,是二亩向阳却并不肥沃的土地。绳子中段,是要捆扎秋天收获的庄稼——主要是捆扎、杀灭小山村艰辛的日子。父亲多次给我讲述:小山村里,几位进煤窑采煤,或开大货车远赴兰州、或呼和浩特跑运输的壮汉,先后罹患矿难,车祸。每每叹息:要是他们安安心心作务庄稼,一家人团团圆圆相守,怎么会出那种事!人活世上,一辈子安然,多好。切记不要好高骛远。

通常,小山村天色,或碧蓝如洗,或灰暗而沉郁,山村小路变得泥泞不堪并短暂出现浑浊流水时,父亲赶着毛驴,就显出慌慌张张一滑一跌的样子。花白的头发里有细水长流,流入衣领流向腰际,从裤脚里出来时,已成颜色发暗且粘稠的污水。

令我没想到的是,父亲辛苦行走一辈子的这条坑洼不平的山村小路,居然铺设了水泥路面。即便是下雨,路面也光滑,也平整,脚踏上去,沉稳而舒适。太阳能柱体式路灯,可以助力晚上劳作、行走,或借助健身器材休闲、健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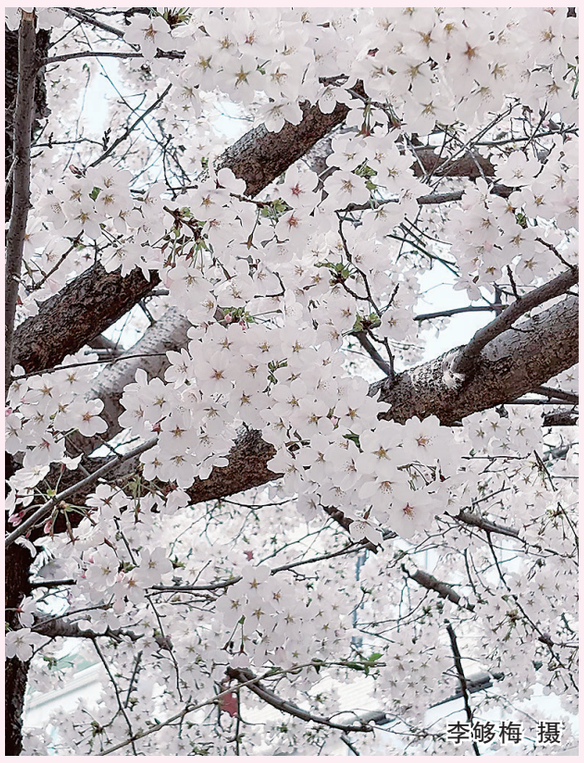
已不记得父亲耕种过的那块土地,是一面山坡上几十块土地当中的哪一块。不过我还是想站在山坡顶,展望一下山坡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距小山村已很远,但小山村里,狗漫无目的地吠叫,还是能听到。公鸡亮开嗓子眼嚎唱,听起来比狗吠声清晰。我有些扫兴,站在山坡顶上,还是分辨不出哪一块山坡地,是父亲当年耕种过的。因为,每块地里,都是一个样子,一小堆一小堆有序堆积着羊粪堆,或茅粪堆。也有一点兴奋,凉风忽忽之中,清晰听见父亲叹息说,人活世上,一辈子安然,多好。切记不要好高骛远——父亲的声音,在我心底筑巢,繁衍,生息。不过,很多时候,我不晓得那巢或那巢的位置。我遥望对面山梁,山梁深处,有一块坟地,安葬着我众多的祖先,包括我的父亲。简单归结,父亲一生的生命轨迹,就是从小山村那孔百年土窑洞走起,到我脚下这座山梁,然后奔赴对面那座山梁,一条再简单不过的曲线型痕迹。

身后有山石突然滚落,声音沉闷而暴烈,我情不自禁弹跳起来。一只翡翠色小鸟突然从我面前飞过,荷载着一串银铃一般的啼鸣。不至于是它弄翻那块石头的吧?但我肯定,拿银铃比拟那种啼鸣,是一个失误,没有什么声音,可与那种啼鸣相提并论。那种啼鸣,根植在峡谷中的小泉流水里,那流水清澈,透明。蓝天,白云,太阳,月亮,星星,以及对面山梁上漫山遍野密匝匝的松树林,都在那流水里留下过倒影。

城市人在城市里营造公园,在公园里营造山水,恰恰记录了永远的不真实。

城市人喜欢养鸟,翡翠色小鸟关在一只人工制作的笼子里,就是一只翡翠色小鸟单薄的人造模块。起码,它的啼鸣声里,没有"汩汩"的流水声。没有"汩汩"的流水声的啼鸣,是没血色且单薄如枯叶片的啼鸣。当然,小山村里和村外,人工铺设的水泥路面,和人工栽植的柱体式太阳能路灯,是时代跨越式发展,或说腾跃式发展,镶嵌在小山村的一个痕迹。很多时候,习惯性思维,是一个牢笼,实际,父亲就是一个牢笼。牢笼孕育、养育过子辈,但也禁闭、困顿过子辈。打开牢笼,或鼓励子辈打开牢笼,是父亲应承担的责任,更是子辈必备的一种能力。无边解脱,在于一念,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背负一挂梯子,在一座桥上行走,是我们这辈人,下一辈人,下下一辈人,必需的修行。

我有一点明白,面对中外名著,我到底是想要什么,或缺失什么,或多余什么了。依傍山梁顶一株古老松树坐下,松树梢迎风"呜呜呼呼"地嚎唱,嚎唱声里,夹带着玲珑细软的鸟鸣声和汩汩汩的水流声。也有或白或暗的云朵,承载着我的思考,悄悄从我头顶飘过。用不了多久,翡翠色小鸟,或许会再来看我。



李够梅 摄

吕梁山

马烽题

# 春天般的信仰(外二首)

□ 冯利花

十指划过虚空
额头轻吻大地
藏民用磕长头的身体量度着
从今生到来世的距离
也像种子反复确认春天的存在

转经筒旋转着光的年轮
他们口中念念有词
不为己身病痛,不为儿孙前程
只求国泰民安四个字

骨骼与信仰碰撞出和声
在高原的风中
长出青稞的重量

旁观者永远无法破译
为何匍匐的身躯
比站立更接近天空
为何膝盖磨出老茧
心却柔软如初生的草芽

他们从不谈论疲惫
转经筒的方向就是方向
当信仰在春天行走
每一步都踩出
格桑花倔强的根系

## 雪与春天共舞

风在四千五百米处转身,
将一粒雪籽种进呼吸
忽而从山口抖开整匹白绸
十万片羽毛便寻找落脚的牵挂

这赠予多么隆重:每一棵树
都擎起光的烛台,眨眼
阳光又打碎云的陶罐,
倾倒出满山满谷的金箔。
雪粒在松枝间扬起细尘,
每一粒都含着小小的彩虹。

雪峰顶着白色头冠
向天空致敬,目睹这样的交换
刚与柔,短暂与永恒
这是春天与雪订下的契约

我目不暇接呆望着
像一棵树那样
同时领受两种恩赐——
雪的轻抚,光的加冕。
这瞬间的完整,比语言古老,
比春天,更为春天。

## 绝美西藏

目及之处,皆是画框
山以白雪作冠,棱角劈开云雾
连绵的脊骨起伏,如神在呼吸
雪山是西藏的魂
在每一道褶皱里都埋下经卷

天,蓝到不能再蓝
像谁把海洋倒扣,滤尽最后一粒尘埃
水,绿到不能再绿
任一湖,任一湾
都将春天凝固成永恒的翡翠

天空之镜,非西藏莫属
经幡撕开风的皮肤
牦牛脊背驮着整个天空
转经筒里藏着未拆封的极乐
此刻我交出所有形容词
任雪峰在视网膜显影

这被神吻过的版图
只一眼,便永生难忘
哪里的景,都比不上西藏的壮美